847
2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新寧　陳遇夫　交甫撰

兩晉南北隋

晉書云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元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喪元帝時應詹疏言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宏放爲達以儒術爲鄙永嘉之弊殆由於此宜修辟雍明教義陳頴亦言莊老之俗傾惑朝廷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其時諸臣尚有力言其失者而元帝亦知重儒若賀循杜夷皆尊禮之以爲士倡故以江左孱微而卒能立國所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847
236

置學官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
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
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
未置荀崧謂武帝之世衆家之學博士十九人今猶
未能半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
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有詔詳議會有王
敦之難不果行劉宋改步創立儒元文史爲四學時
名士雷次宗周續之皆傳經授徒然大旨歸宗釋老
師事慧遠梁武捨身供佛更不足言故南史所載儒
林獨皇氏侃沈氏不害猶稱專家他如伏曼容嚴植
之全緩張譏顧越賀瑒之徒一時名流無不入老佛

之堂奥者蓋俗之淪溺久矣中原兵亂積年詩書道
盡魏道武始置五經博士生員孝文始建明堂辟雍
更老文教寖盛而尤崇佛氏盧景裕謙恭自守以經
學擅名於周易尚書孝經論語以及毛詩春秋左氏
皆作註解仕宦進退未嘗有得失之色終日端嚴如
對賓客求之南北儒林殆少其匹也然信好釋氏史
謂其天平中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其時儒者皆
沈酣佛老方稱通人而延壽尤篤信之所列南北朝
博學儒素之士大抵老聃瞿曇互相出入無拒屏異
端之說以學士之衆其確然奉六經周孔之道爲歸
而不惑異說者詎無其人而或時不見用作史者又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鄙而畧之正膺相蒙緇素混雜問其孰爲醇儒孰爲異學蓋不可得而識矣晉代儒林若虞喜徐苗董景道操行可尚亦頗雜老莊讖緯北史儒林中則有劉焯博洽馮偉廉介樂遜柔謹他若策名僭亂彈冠嗜殺之朝寄身荒淫曳組無愁之國皆不可謂之儒彼熊安生自稱觸觸冒訟七十二代祖冢作史者資爲嘲謔譏訕不已何不遂削而去之而顧以儒爲戲哉正學陵夷世不復知有儒而作史者亦并不知儒可慨也

晉初虞氏名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武人官至偏將軍溥專心墳籍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褚䂮並器重之溥言於瓘以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之失瓘曰此歷代所歎而未能改也稍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比屋可封及其廢也比屋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乃具爲條制學衆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奬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易厭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明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剉而舍之朽木不折剉而不舍金石可鏤斯非其效乎今諸生誦聖人之典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探頤究奇使揚班韜筆亦惟才所居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謝絶務營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時祭酒欲更立學舍以行禮薄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習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高敞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注春秋經傳又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子敎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祕書

羅長源論封建曰古聖王思建一事立一法必爲萬世不可易之計逮爲之也不惜一身之勞不憚百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之久而必爲之長慮盡策持之以定期於成而後已故或有跨數世而始克有立焉者逮其立也靡慾於素自然蘊利而足以世守蓋以一勞永逸豈使朝更而夕改哉封建之事自三皇建之於前五帝成之於後而其制始備歷夏達商爰周郅隆而其法始密可謂勞矣不幸後世上失其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相與黷貨莫之或討浸淫浸洊以至亡而後已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則以爲建侯之罪而不知其所以長者正以國存也鄉使上之人稍失制於郡縣之前則夷厲已失之矣夷厲不失此封建之得也秦以

險資濫居天位見周之亡以弱而已之得以侯又忿前人取之之難而用力之多者以六國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宗室尺地蔑有然未幾劉項興於龍斷惡在得土乃王哉賈生之計諸侯不過欲衆建而少其力而柳子乃以爲郡縣之利朝拜而不道則夕紲之夕授而不法則朝斥之是不以諸侯爲難制而郡縣爲易支歟是何三代建國無匹夫横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並起而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而未遽亡莽卓盜漢天下郡縣無一人敢議者斗筲穿窬移國榷柄之間莫之或阻則郡縣之權素奪陵遲至此而不足恃也又曰天下萬事必有其綱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必大綱正而後事可理封建者天下之大綱也試以
百里之縣言之東南西北不過五十吾之家也游處
朝夕奚事不及耳目所接奚物不知者賢碩德不過
百輩何得不審官師卿士不過百數何得不精胥吏
吾民之蠹何得不嚴獄城吾民之命何得不詳田萊
不過百里何得不闢賦用不過一國何得而不清哉
疆境定故遠戍罷遠戍罷故民兵成士宇辨故賢否
見賢否見故鄉舉復胥吏恒故設心厚設心厚故法
令守四民安故田野闢田野闢故賦稅足宗廟立故
兄弟親兄弟親故風俗厚姦兒盜蠹強弱難易隨地
區處必獲其施齮茗竹漆有無多寡任土增損必得
其宜夫然故遠近利害少多治亂各自爲政不煩於
上之層層京都內史不過勤邮幾旬脩其禮樂謹方
伯慮刑政以威懷督勸之而天下治矣故予嘗謂不
封建則鄉舉里選決不可行均田井地決不可措兼
井決不可息奔競決不可抑官職決不可澄胥吏決
不可繩姦宄決不可懲士卒決不可精教化決不可
興財賦決不可省人無常主刑無常辟官無常事吏
無常畏士無常守民無常業凡百有爲不過苟且之
中求少優異於行閒則已矣是故必封建而後宗法
民兵可以行之於天下必諸侯而後鄉舉里選可以
施之於列國而奔競詐譎乾沒兼幷之弊皆可以隨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去矣倉廩實而禮義興刑罰省而盜賊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既得自足其樂而付子傳孫榮世顯族則亦惟時脩其禮法以示後世選其賢者能者而共理之何至憧憧役役相欺詐互稽薄爭剝取以貽司敗之誅哉一國不道自取其滅一帥不道自速其絶何疑其不可圖哉今之說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此非知言者東遷之前二代之際建國何嘗不利百姓桓靈惠懷肅代德憲之世列郡百姓泥沙塵土亦曷見其安且利哉吾故曰建國利一宗復利百姓列郡不利百姓復不利一宗封建之時一人縱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得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四海共罹其禍事固不可同日語而說者猶以爲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不知私天下之端自秦始也又曰朱晦翁嘆天下之事皆不是呂東萊策天下之事不可爲李泰伯刺萬事之不一行兩程子知百事之無一是不知皆由於封建之不置失天下之大綱故也羅氏之論詳矣余更續其說曰封建者專利百姓者也獨不觀漢唐之末世乎漢之末董卓汜催相繼搆亂天子播遷令不行於天下其時二袁公孫張呂之徒互相屠戮白骨載道死者十六七至蜀吳鼎立而後民稍息唐之末田令孜韓全誨李茂貞王行瑜內外交煽天子流離令不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於天下其時黃巢孫儒之徒所過殲滅殺老弱以餉軍死者十七八至錢氏李氏馬氏高氏各據一方而後民稍息夫裂而爲三裂而爲七八大亂極矣而民何稍息也國有主君以爲此吾之百姓不可糜爛於他人而民亦以此爲吾主傷於外者必返其家不致弱肉强食而無所控訴也彼僭奪之君且爾況伯叔甥舅之睦好於平居而捄扶於喪亂者乎觀此而封建之德於民大矣雖然吾於柳子有初之言而猶以爲知本之言也第既知其初之必爭矣保後之無爭乎知物必有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堯舜三王知其勢之不可易而不易矣後世得而易之乎夫勢之不得不然卽理之不得不然者也逆理勢之當然此秦之所以禍天下也

山陰賀循字彥先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者也以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父邵仕吳爲孫皓所殺家屬徙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操尚高厲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遷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著作郎陸機薦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簒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奔散不能討辰別帥石冰畧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
矩吳興內史顧祕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冰循
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
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
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陳敏之亂詐
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
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時州內豪傑皆見
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
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
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
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
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
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時東海王越擅朝
命徵爲參軍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
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遣之書曰夫
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志耳當宇宙清
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
俗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
士救時驅馳拯世燭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
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
受任方鎮飧服元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
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艮以寇逆殷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顒顒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微猷以宏遠規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贏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闓往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闢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闔聞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

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問於循循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絶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可多置亭堠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接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能獨制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也帝從之及愍帝卽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鎭又表爲侍中道阻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卿侯循自以臥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乃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缺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廢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此前代明典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帝位尙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且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幷太祖而七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會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謂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帝是其議時朝廷疑滯皆諮於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帝以循清貧賜六尺牀薦席褥幷錢二十萬循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瑯琊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以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拜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脩累表固讓帝敦厲備至命皇太子親往拜謁循有嬴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口不能言猶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爲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服素舉哀哭之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復出臨其柩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而返循少耽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著喪服譜一卷喪服要記五卷

聖人設教莫先於禮儀禮古書自有經學以來皆宗之唐韓子謂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

從周謂其文之盛也惜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閒其向慕如此顧韓子已苦其難讀自宋以來講習者愈少朱子退居後常欲脩之以儀禮爲本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名曰儀禮經傳通解既老慮此書不及成以屬門人黃幹勉齋已脫稿而亦未刊嘉定癸未四明張虙始索而鋟木焉明制不以試士其書少傳歲戊戌乃得呂氏天蓋樓刻本閱之所輯篇目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投壺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觀禮合喪禮之喪服士喪士虞祭禮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共一十七篇蓋古儀禮經也其載在戴記今士子所習以列於五經者惟月令冠義學記及儀禮本經之投壺於舊本無所改其他昏義內則少儀曲禮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王制諸篇則存其篇名而彼此互易非復戴記原本至於禮運禮器玉藻明堂坊表大傳經解緇衣文王世子燕居等篇則採擇而類附之不復列篇目矣王朝禮則採取周官爲多而經制大典亦分析於王制條目之下非周禮本文其六官所屬則記於設官之篇備名數而已此於儀禮爲全書而於周官戴記二經則瓜分臠割無復完篇是儀禮存而周禮禮記又亡矣禮記雖雜出漢儒然古之成書不應滅裂如是恐非朱子論定意也況周禮之截然整齊

畫一乎宋儒以介甫故目周禮爲莽歆僞作樂平馬氏辨之悉矣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其規模之瑣碎經制之煩密惟封建時能行之封建之法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鄉遂之官有泉府之官至若司徒之任則自公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司馬之法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今視之若不勝其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者則以世撫其民上與下之情親也今封建廢而爲郡縣上下不相親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未見教養之恩而先受追呼之害矣故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皆可行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而非先王以不可行之法貽後人也晉室播遷中原大亂周官之學遂絶有宋氏女子其父世傳周官學老無子知天下將亂謂其女曰此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汝可受之勿令絶後遭石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之難流徙山東宋氏負笈書以行晝則採樵夜則然
火紡績以讀幷教其子及苻堅奄有中原設立太學
問博士經典憫禮樂遺闕周官禮註尤曠失無傳乃
求得宋氏時年已八十遂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
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為宣文君賜侍婢十
人官其子韋逞太常周官學乃復行於世古學士守
一經其艱苦如此乃秦苻堅猶能存先典於干戈擾
攘之秋而有明胡金諸公遂廢遺經於道學彰明之
日則又何也是時江左雖微弱而未遭兵燹經籍猶
存賀公世承禮學廉潔堅貞難進易退之節卓然國
表民望為一代儒宗豈不偉歟　三國時吳號多士
張昭之外如張紘嚴畯程秉闞澤皆博學勵行稱為
儒者而屈身孫氏以就功名不能無遺憾焉士君子
不得已而當亂世如唐梁震之於高氏可也朱全忠
既篡唐亡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興愛其才識
留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為
愚使參末議請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興從之終身
只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晉初廣平束晳以好
學稱晳字廣微博洽多聞仕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
志轉博士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安釐王冢得竹
書數十車皆漆書蝌蚪燼簡斷札殘缺不復詮次晳
校綴次第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時有人於嵩高山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得竹簡一枚上兩行蝌蚪書傳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趙王倫當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著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及文集行世　廬江杜夷字行齊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舉賢良方正逼赴洛夷遁於壽陽後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儒林祭酒令皇太子至第執經問義尊禮與賀公等亦高尚士也夷別號幽求子　其時河東王接以孝行稱永寧初舉秀才友人遺書勸勉之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爲恨常謂左氏辭義瞻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病乃更注公羊春秋是三子皆儒之有行義者處濁不污故足尚焉

其後有武昌孟陋字少孤嘉之弟也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於世嘉以名流爲桓温長史陋不屑也居常布衣蔬食以經史文籍自娛簡文帝輔政時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必能潤色大業温歎曰
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所謂親曰桓
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
豈皆高士哉我以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
由是名稱益重　當賀公時有楊方者著五經鉤沈
方少爲郡下役時重門第以地寒不得顯仕處喜處
預諸葛恢等爲之延譽聞於循循曰世衰道喪人物
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
乃荒棄之特苗鹵田之善秀移植豐壤必成嘉穀遂
稱於京師累官太守賀公之奬拔單寒多此類也
處士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手爲刀傷捧之改容

人問其痛答曰不足爲痛但恨以全受之體而致毀傷耳
聞者異焉少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羣書尤善
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
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
太守殷羨見其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值年荒疾疫
庾爰之以宣素貧厚餉給之亦不受爰之嘗問曰君博學
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
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遂以裸裎爲高僕誠
太儒然立不與易宣生平不談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
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
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閒居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空以誦讀爲業名士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所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甯字武子少篤學簡文帝爲相將辟之以父汪忤桓溫而止溫卒始解褐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己脩禮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因譖之稍見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不許固請行至郡大設庠序遠近至者千餘人課誦五經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又創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甯私立下舍自置家廟未經列上輒改舊制下太常議罪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時俗以浮虛相扇儒教日替甯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仁義幽淪禮壞樂崩迷衆之愆深於桀紂其崇正抑俗之志如此罷官歸家於丹陽猶勤學不輟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學者重之

魏晉以來士大夫崇尚虛無以放達爲高見禮法之士疾之若仇其時儒者亦皆出入釋老方稱通人太儒之譏所自來也觀宣子之辭氣雍容不迫未若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子之嫉惡過嚴然猶不免於太儒之譏吾因是益信宣子之爲晉代眞儒也王輔嗣注易後學多宗之蓋自秦焚六經惟易以卜筮得免漢興言易者多拘溺於象占推休咎禍福至弼始一切掃去獨暢其理由是諸家盡廢可謂鉤深致遠不泪於流俗者矣然弼好老氏魏晉談元自弼輩倡之以老莊之旨言易固不足以盡易易者聖人之時中也消息盈虛與時行止變動不居而適於中差之毫釐則有過不及之咎悔吝乘之故曰有憂患又曰無大過此聖人之深於觀易也所謂以履爲基以謙爲柄危懼則安慢易則覆皆屈伸消長之理與天道符非養拙守雌以退爲進之說也老氏得其一說用柔勝剛用弱勝強居天下於動而自處於靜深藏其用而不爲萬物先莊生又窮之洸洋自適塵土富貴曳尾塗中以爲善全之術此固老莊之易非聖人之所謂易而後之學老莊者又襲其貌而失其意不得其所以善下之道而輕喪禮教放棄法度以自肆於濁亂之朝其所謂老莊者又反戾於老莊縱言之無弊而立身行已於易適相左矣史紀王弼爲曹爽所知又與鍾會善初見爽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輕之爲尚書郎在臺日淺事功亦雅非所長云弼以早卒得免於爽會之難然其人固澹泊自好者若何晏則驕縱附勢非弼比也何

晏謂聖人無喜怒哀樂鍾會等稱述之弼謂聖人異於人者神明而同於人者五情五情同故不能無喜怒哀樂以應物蓋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豈可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其言亦近理過晏遠矣

陶處士名潛字元亮一字淵明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家於潯陽樂道安貧閒靜寡言不慕榮利任性自得以高寄其志性好學善屬文尤喜賦詩其生平操尚趨舍大節往往於詩發之以親老起爲州祭酒不樂吏職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給復爲建威參軍謂所親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任爲彭澤令素儉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豈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遂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詞以見志頃之復徵著作郎不就既歸家絶州郡覲謁所之惟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之遲不至乃自造焉潛稱疾不見語人曰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閒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宏因令人密候知當往廬山先遣其故人龐遵等齎酒於半道邀之既得酒更引酌野亭欣然忘所之宏乃徐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邀與還州宏後欲見輒於林澤閒候之焉與顏延之友善延之爲始安郡經過造廬酣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送酒家嘗以書示子謂少年好書偶愛閒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色喜每當五六月北窗高臥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意識淺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其興趣蕭散而寓意深遠世俗人不識也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劉氏專國不復出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惟書甲子而已年六十三卒於宋元嘉中後世高其義不仕宋猶書晉處士號靖節先生

陶公自傳云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公之志予於文章見之矣其賦曰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榮木序曰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故其詩曰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又曰嗟余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又曰先師遺訓予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其任道之專如此又曰黃唐莫逮慨獨在余又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常勤是誠篤信謹守以聖賢爲依歸者述飲詩曰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此等語豈魏晉人所能道哉聖門春風沂水人皆許其狂而公

獨愛其靜識者深有味乎斯言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唯靜者能之陶公之任性自得蓋得之靜也而又曰好讀書不求甚解此意與諸葛武侯讀書同學者皆務精熟而武侯獨觀大意相同蓋自東漢以來經生家以章句相傳授訓詁日多支離淺陋又拘泥而不能相通高明者固有所不屑也以陶公之靜專如此豈若世之涉獵記問而不求實得者哉當是時士大夫崇尚釋老宿儒名彥皆師事慧遠公高致逸韻或者疑其入於晉人之習而不知其淳古淡泊躬耕食力有伐檀君子之風故與清談廢事者不同世傳慧遠開白蓮社謝靈運求入社以心雜不許而獨邀陶公公曰弟子喜飲許飲卽往及至見不設酒攢眉而去好事者以天趣眞率傳爲雅談耳豈知陶公見道之深非慧遠之所得而誘哉顏延之誄曰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又曰孝惟義養道必懷邦又曰隱約就閒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顏固知公之深者而朱子亦謂淵明高志遠識非後世能言之士所及蓋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考行必於其本眞

游肇字伯始廣平任人也父明根魏太武時爲中書學生善觀陶公可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性寡欲綜習經史歷官儀曹大鴻臚卿清約恭謹孝文臨雍召爲五更肇謙素敦重以博雅見推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爲本州南安王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復爲高陽王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皆關風化持法仁平斷獄務存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時南北交兵肇屢表勸息兵寧人戍平鎮生事遷侍中明帝卽位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右僕射肇愼於吏事不苟斷決主者咨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權勢干請終無迴撓元叉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大集公卿與會者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謚文貞肇外和內剛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時宣武常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志如此明帝初立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性好經傳手不釋書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婚儀白圭論詩賦表啓凡數十篇

晉室南渡西北陸沈涼州張氏頗有政治北方學者多歸之至沮渠氏尤重文學之士如張湛劉延明索敞宋繇諸公皆有文行而北史俱載別傳不入儒林湛子孫世傳儒業延明尤有重名受業者五百餘人延明師郭瑀瑀爲博士弟子數百通經術者八十餘士生亂世而志學如此良可尚也而史氏不爲立傳附見延明傳中其行誼不可得而詳意其時抱道之士湮沒不傳者蓋不可勝數矣魏太武時涿郡盧元曾祖湛爲晉劉琨從事中郎父祖皆仕慕容氏魏神䴥四年太武平涼綏定西北辟召天下儒儁以元爲首外兄崔浩每與言輒嘆曰對子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元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加三思浩雖無以異之竟不能納後浩禍敗頗由於此使宋宋文帝與之言嘉嘆良久曰中郎卿曾祖也時渤海高允魏之名臣初與元同徵允年老念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曰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凡三十四人皆當時名士亦以元稱首云若游氏父子俱以明經著稱而肇行尤高大節卓然不媿儒者之目矣南朝宋齊中以儒行稱者有沛郡劉瓛瓛字子珪事

母以孝聞篤志好學博通訓義丹陽尹袁粲甚敬禮之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死難瓛微服往哭致賻助焉齊高帝踐祚召瓛問以政道對曰政在孝經帝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特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召見未嘗到宮門以老母闕養受彭城郡丞瓛學術冠當時推爲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累除總明觀祭酒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復除步兵校尉皆辭不拜梁武帝少時嘗從學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謚貞簡所著繫辭義疏二卷乾坤義疏一卷予論君臣之義於五代有恕詞焉若劉公瓛是己瓛故宋室儒者薄宦於宋而不見用及齊受命親老家貧不得已而出辭尊居卑不忘先朝律以君臣之義君子以爲可恕也

處士李謐字永和趙郡人也曾祖曾以志節自勵郡辟功曹州辟主簿不樂就曰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生徒父安世敏愼有材歷官多善政謐家世膴仕諸從父昆多爲顯宦謐獨以琴書自樂常有遺世之心少好學周覽經史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

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嘗讀考工記大戴禮以明堂制度論性好音律愛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然忘歸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情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悅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作春秋義林一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纖毫必舉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絶跡下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經言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太后雖以瑒言直猶俯從僧意罰瑒金一兩瑒學問該博而不專經與弟謐特相友愛聞謐故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期年形骸毀悴人倫中莫不哀嘆之

子少不識佛書近閱諸儒論著多及其說因志其畧以證之其言曰釋氏書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後來日添月益至梁武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其爲法界津梁宗門寶藏釋子奉爲指南者曰大般若金剛經大般若卷帙繁多故節縮爲心經一卷

維摩詰所說經十卷楞伽經四卷圓覺經十卷楞嚴經十卷號爲禪家六籍猶吾儒之六經也楞伽經初祖達摩以授二祖其大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五法者名也相也妄想也正智也如如也三自性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也意根意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迷則爲名爲相爲妄想爲妄想自性緣起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藏悟則正識所謂人法者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也五陰者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識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所覺之謂悟無所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即所謂正智也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即所謂如如也離人而言之也因始覺而合本覺所以成佛道也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而本覺朗然獨存則佛果成矣他如金剛經之說無住相心地空寂離種種邊無所執著對境無情善惡俱忘不生好惡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維摩心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住內亦不在外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圓覺無得無失無取無舍一切法性平等不壞大要俱是說到無處無則幻幻則空空而不空是曰正空空則妙妙則有有而不有是曰明妙此釋家宗旨也其大要實不出此蘇子由服膺楞嚴曰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爲設法便使知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其意以爲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喜之者以爲至精至妙而儒者則以爲無是理而不可通皆歸於無之說也汪聖錫少學於焦竑先生汪既達從僧宗杲問禪頗有所得憐焦之老欲進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告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緣說到天下之故便有許多酬酢萬變之事在如何無得彼原不欲通於天下之故也其所謂通亦通於無而已高景逸謂佛家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所以能開物成務釋氏所言只是歸於無善無惡天下豈有無善無惡之世界哉蓋佛教初時不過說死生因果得是道者出入去來累劫不滅故演說法藏開

度衆生至梁普通初祖達摩南來不說因果而說淨
智妙圓體自空寂方講到心性上以爲直指心地見
性成佛及唐而六祖出不說佛法只說本來面目直
要求心見性作存養工夫迨至宗杲之徒撇下看經
念佛只說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漸漸攙逼將來直欲
奪儒門之席故自宋以後儒學之士排擊佛教遂幷
儒者之說見性說見心說坐靜說良知皆以爲近佛
而詆之攻之不遺餘力且以比孟子之闢楊墨也竊
以孟子闢楊墨其時聖學不明百家並起思以其術
易天下不幸其說得行則二帝三王之道熄而爲天
下後世禍無窮已秦之刑名晉之黃老皆其驗也今
則不然堯舜周孔之書三綱五常君臣父子之大道
列之典章而著爲律令縱有狂誕自喜得之性生其
學老者不過自屏於山巔水涯閒吐吸服食以自保
其天年固無與天下事而緇流墨侶雖能張大其說
以誘人原其意亦祇見風燈石火電光朝露之無幾
何而勳閥富貴功名事業皆鏡花水月幻影浮沈不
若鑿開煩惱鑛解脫胡盧纏故作此世外想彼黠懺
求福術既淺陋高者固不屑自居而一切事物置之
不問以入於無亦豈能任濟天下事而思以其道易
天下哉由此言之則今之所謂闢佛老者其於闢繫
世教緩急輕重固大異於孟子時之闢楊墨而今之

動干戈於邦內者其闢艮知闢靜坐闢見心見性且
什百於孟子之闢楊墨曰吾惡其說之近於異端也
是畏影而自滅其跡者也李公之闢佛也示之以父
子之親唐韓公之闢佛也正之以君臣之義自元明
以來闢佛教者皆與之爭辨於心性意識毫芒疑似
之間所以辨愈多而愈惑也是好辨者也得已而不
已者也

文中子隋之隱君子也隋史闕書而所著論則至今學士
傳誦之以故議者疑信各半焉宋溫公司馬君實為之補
傳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
歷太僕國子博士兄元謨以將畧顯而元則用儒術進元
則生煥煥生虯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虯由是北奔魏
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井州刺史封晉陽公始家河汾
之閒虯生同州刺史彥彥生濟州刺史安康公傑傑生隆
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
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
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
閒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
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
卒於家隆生通自元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
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瑚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
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嘆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餈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

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問羣居之道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請謝人事曰不可曰然則奚若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矣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我未見見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司馬公既爲之傳又從而評之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

李靖竇威房元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宜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翺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於篇以補隋書之闕

文中子中說據通考晁氏所記直以爲妄謂通生於開皇四年而李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年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
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
明以此推之則其以房杜輩爲門人又可知矣龍川
陳氏類次其集曰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
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
載之基業者大畧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
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
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
其師者哉是書有阮氏龔氏本阮本曰嚴子陵釣於
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
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
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
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古之好學罕
見其比常詣故太常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
芳嘆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
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親識有求官者輒答曰趙
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欲進於朝未有其次耳諸君
何爲輕自媒衒乎謂其子曰昔鄭康成廬植不遠數千里
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又謂朝士曰甄琛
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結宇依巖憑崖鑿
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文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
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瘁之哀儒生結擯

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奏聞詔曰謚屢辭辟徵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乃謚貞靜處士幷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以旌高節焉弟郁好學通經爲廣平王懷友時學士徐遵明號稱大儒講鄭氏易及尚書三禮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召遵明令郁問以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唯郁夕朝教誨不倦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謚兄瑒俶儻有大志時尊崇佛教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背人倫之禮而求將來之報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沙門見其奏忿鬼教之言以爲謗毀佛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襲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惟吾與爾有矣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集是書者之過也蓋宋儒所評議如此予讀王績遊北山賦其言曰坐門人於廊廟痊夫子於佳城又曰幸收元吉坐偶昌辰容北海之嘉遯許南山之不臣無功狂士此賦又自述先德之詞當是實錄意王魏諸公多往來河汾此自有之不可謂誣而唐室既興無功以北海南山自比不樂仕進則王氏之不顯非如福時所云長孫無忌抑而不用之說也以隋史不書行蹟無所考論者遂多異同故備載司馬公之傳及其所跋因

較論之以存文中子之實行至學術之醇疵入德之淺深則程朱諸公言之矣故不復贅云

譚瑩玉生覆校

唐

唐承晉魏五代之亂儒教日替太宗既定天下戢戈論道誕敷文德貞觀間增創學舍自屯營飛騎皆使授經四方秀艾坌集京師而高麗百濟新羅吐蕃諸國亦遣子弟入學學校之興近代未有其比明皇尤崇儒術時褚無量等入講禁中皆待以師友之禮典章文物蔚然明備故言治者謂貞觀開元稱最盛云然唐制取士本多歧途故學術駁而不純其科則有秀才明經進士復有明法明字明算有一史三史有

新寧 陳遇夫 交甫撰

嶺南遺書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等目道舉者始高宗上元二年試貢士加老子明皇因之開元七年注老子道德經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加試老子二十九年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皆謂之道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而科目特重進士進士特重詩賦詩賦浮豔失實儒臣楊綰鄭覃等皆非之欲罷其科而卒不能改也蓋當時所尚如此故三百年間雖奇節偉行鴻才碩彥不可勝數而求其探本溯源以聖人之道爲依歸者蓋不可多得焉予讀唐史儒學敘曰舉天下而一之于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也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編蓋史例相沿如此而元行冲釋疑亦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則拘泥章句唐初已有此弊矣夫宰相士夫既以誦習章句爲陋而草野儒生又不能融貫而措之事業如此而欲求醇儒何可得也今考唐書所載儒學至四十餘人惟馬懷素元行冲節行經術可稱道其他或治史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學工草隸通歷數或長于氏族姓系邃于小學文字音注或講三教之學以治老莊得名其于六經反無所表見彼以儒林稱而所條敘如此況不列儒林者而欲溯其學問所自來蓋莫得而考矣致使後之誦詩讀書欲論其世而知其人亦僅彷彿想象求什一于千百也可不惜哉唐初諸儒亦多隋室舊臣雖分居疎賤可以情恕然儒林道義所從出也豈君臣之義反可恕乎儒林乎近世于唐儒獨取韓吏部誠以原道原世諸作深得聖人之意足以佐佑六經唐世實少其比也若論儒案品行則如楊陸諸君固亦無媿因按史傳核其行誼而觀其論著并當時後世學士大夫所評質者折衷之而列于篇凡六人

御史王義方泗洲連水人幼孤而屢客于魏事母甚謹勵志誦讀淹究經術性謇特有大節高自標樹不肯造請貴勢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太宗聞其名使宰相延問是時尚書外郎獨孤懋以儒顯許敬宗推重之引與論辨義方援據百家異同懋多不能對補晉王府參軍直宏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弊不取及徵薨乃娶人問其故曰初不附宰相今則感知已也素善張亮以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如有忠獲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
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豁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
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
吹簫登降跪立人皆悅順風化大行久之徙洹水丞而亮
兄子皎自珠崖還依義方將死託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
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于神使奴負柩輜馬載皎妻身
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告亮墓乃去還雲陽丞顯
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故出大理囚婦淳于
氏罪而娶之事泄迫其丞畢正義縊死以滅口無敢白其
姦義方自以起縣屬拜御史身受主恩且疾當世附離匪
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以聞于母母曰昔王母

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卽上言天
子置公卿大夫欲水火相濟不得獨是獨非也陛下撫萬
邦蠻夷落罪無逃罰可使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
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
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卽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
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
司戶參軍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
出卒年五十五後高宗燕閒問魏元忠曰外以朕爲何如
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曰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
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
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矣歎息久之義方爲御史時買第

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毋欠償乎又予之錢其輕於財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既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半千通書史善屬文居官有清白節累封平原郡公彥先仕至天官侍郎

三代而後君國子民者類以刑政致治安德禮化民之說目爲迂闊間有舉者亦不過習其美名未嘗以實意行之也不知敬親敬長好賢尚德原出于天性之本然雖極頑悍皆具此心感之未有不動者王公行釋奠禮開陳經書而蠻俗以化此儒者之效也故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又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彼暴戾慢化亦習俗使然試與之入庠序登廟廷見升降跽立恪恭俯仰從容和順之意未有不肅然自斂以此知天良固所自有也建中初常袞爲福建觀察使時閩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學爲文親加講導爲客主鈞禮以寵異之觀游燕饗示之以禮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袞卒閩人春秋配享於學宮袞于唐宰相騁私崇怨非賢者而以此一事德于人世食其報不可誣也蘇子由論古之郡縣有三老嗇夫可推擇民之孝弟無過力田不惰者爲之以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興起其愧厲之心則王道可以漸致皆導民之善術也雖然此特教化之一節耳後世之治所以不古若者其弊皆由法令太詳而一任于法何也古帝王未嘗不用法而未嘗以法教民其不孝不友不媚不睦文具以緣飾觀聽其實則事無大小皆準之于律姦僞之徒巧爲趨避舞文猾吏從而上下其手入輕爲重出重爲輕法愈密愈嚴而姦愈滋矣胡致堂曰律令以記刑名之數耳非所恃以爲治也惟明于經訓者乃能用法徒貴習法之熟而無保國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禍秦也太史公謂刑名之學苛刻繳繞使人不得返其意蓋一字一句不衷于律則爲罪名所歸不得不彌縫揣摹而詭變其辭安所得實意而出之孟子曰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此蘇張韓非所以名一家而後世所望而畏者孟子惡之至比于穿窬惡其失本心之正也漢唐之世爲大臣者猶能以大義自信許郡縣之職如龔遂虞詡陽城元魯山輩高節卓行獨伸其是上之人亦皆知其賢至于故明而律令較密矣章牘奏疏文移申覆禁忌有例報繳有程案件繁多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此牽絆磨勘查駁救過不暇尙何暇行法外之意張江陵之于高新鄭以手敗四字爲都御史所持而高公得免徐華亭之于嚴世蕃以法司擬罪犯忌諱改換罪名而世蕃遂戮夫宰相大義所從出也廟堂之上不能執大義相繩而以片文隻字比合于律爲定案所謂權移于法而百官有司盡舉而付文法吏之手矣愚懦者何所措手足而經世大義又于誰施哉噫人之失其本心久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闢之後之儒者襲爲舊本不知時移世異事變不同今之楊墨無能爲禍其禍天下者刑名之學也俗儒耳食隨聲附和此何異開門逐盜而不扃其戶使偷兒執兵尾其後而入其室筐篋囊橐資斧盡喪據于蒺藜而無所歸而曾莫之知也哀哉

司徒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世以儒聞綰四歲而孤家素貧事母甚謹長好學通經史九流七畧無不該覽性沉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開元中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卽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代宗廣德元年綰以取士用詩賦浮艷失實上疏請復古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德行鄉舉里選孝廉力田等科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
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
宗時始令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
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
括以求僥倖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樸崇
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
者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明經進士並停事雖不
行識者高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
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載因建
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卽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
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以郊
廟禮儀久廢藉綰振起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朝野相賀綰固讓帝不許時諸
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
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卽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
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
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
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
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
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
佐代領帝皆從之始天下兵興事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俸
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爲利因而不改故江

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劒負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至是始復舊制定府州官稟使優狹相均緡素痼疾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釐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贈司徒謚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往哲微言經史奧義儒先所未究者一覽輒會其精素積公輔之望天下雅正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媿止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卽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纔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其他聞風靡然自化者蓋不可勝紀云

鶴山魏氏謂先覺之責非一人所能自爲故有堯舜則有禹皐有文王則有散望有孔子則有顏曾皆天之所命也秦漢以來諸儒生于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歲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無儒倡焉而莫之和也鶴山此言可謂確論予觀楊公在唐爲一代大儒朝野所推曾獻議以孝經論語孟子爲一經事寖不行當時亦未有助其說者至懿宗朝皮日休疏請以孟列學科亦竟沮不用迄于宋代周子倡而張邵二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和之朱子倡而張呂二蔡和之自是會萃儒書搜剔
羣言孟子始列于經而大學中庸之雜于禮記者亦
得闡曾孔之傳而別出之道學益以著明朋友講習
誠學問要事信孤立寡儔者之難成而漢唐之所以
不逮宋者其補苴刪定之功較詳且密也宏簡錄謂
公尤精元理不知何據意唐世試士用老子學者多
誦之以楊公之學問該博宜無所不通而清靜寡慾
之教尤于性爲近故云然耳史謂經訓旨趣學士疑
晦儒先所未究者一見卽詣其極精研如此豈爲異
論所惑哉自魏晉以來學士大夫多誇靡競豔以聲
律相高至唐尤甚好古之士往往欲易之而卒不能
者靡豔則易移視聽而淳樸則難悅耳目人情類然
雖以韓白之賢文人習氣猶所未免楊公舉詞藻宏
麗科詩賦又中首選文章一道固所優長而不樂以
此示人又欲罷其科崇實黜浮其人品識見求之唐
世詎易其比史贊其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者
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豈不信乎

陸宣公名贄字敬輿嘉興人父侃溧陽令早卒贄弱冠登
進士宏詞兩科調鄭縣尉罷歸省母過壽春刺史張鎰留
與晤言大加稱賞臨行餉錢百萬辭不受以書判拔萃補
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
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才實六德保罷瘵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衷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凡所言皆經濟切務遷監察御史帝在東京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復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贊言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極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畧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無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于奔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以鄧襄鹵獲之實兼寇則饟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于太繁也以李勉文吏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烏合之衆以捍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于不足也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使李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矣又關中王業根本自古及今居重馭輕往時祿山雖亂羣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尚有馬州縣猶有糧肅宗得以中興後吐蕃乘虛先帝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敵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畿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李希烈乘間竊發何以備之幸聽臣計追還神策及將家子罷京師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聽後涇師變贊言皆驗帝幸奉天機務填委奏報區畫日不暇給贊援筆而就若不經思皆周盡事情曲中機會旁吏承寫不及他學士閣筆不得下而贊沛然有餘始帝以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贊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乃臣罪意指盧杞也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故有是言然自古興衰亦由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贊退上書言自討逆以來陛下徵師日多賦斂日重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郡邑畿輔騷然不寧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于太速察傷于太精斷速則寡怨于人而疑似不容辨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寡怨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則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起忿讀並興陛下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帝因問贊以事切于今者贊勸帝數對羣臣參日論事許言過失若有軍務見不以時帝曰朕非不推誠聽納但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類非忠言往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遂至憸人賣弄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做也又諫者不密歸曲于朕以自取名朕見其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對豈厭倦哉贊因極諫謂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爲本民者至愚而神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徇義輕撫不以情則輸忠薄故權至誠而後能責人願陛下愼守而力行恐非所以爲悔也夫諫者引善自予歸過于上信非其美然于盛德未有虧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多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于志不必然逆于心不必否異于人不必是同于衆不必非辭拙而救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疑忽于所輕溺于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以實爲虛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重其事則存可棄之人天下之心由是失矣又謂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且下之情莫不願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可遽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時賊尚未平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大號贊以爲此正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機宜痛自貶損不宜益美名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要當小有變革贊言人主重輕在德不在稱謂若以屯難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帝乃改興元年號以赦令蒙付贊使商討贊知帝執德不固欲激之使強其志即建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痛悔過深引咎廣招納宏德澤使天下聞之廓然得所欲又言知過非難改之爲難言善非難行之爲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發于心而形于事惟陛下先斷厥志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毋苟于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眞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興元勘難雖爪牙宣力贊功居多焉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于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爲瓊林大盈古制所無自開元時貴臣求媚貢獻悉歸天子蕩心侈欲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呻吟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羣下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有司先給軍賞帝悟卽撤其署初朱泚圍奉天李懷光引兵赴難破泚于醴泉圍乃解盧杞譖之不令入見使與李晟等乘勢取長安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上言兵麋薄難以戰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并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走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官贊以爲不可帝曰試官虛名卿其無嫌贊言自天寶亂後財賦不足供賜而職官之賞與職員不足酬功而散試之號行試官雖虛名然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以獻瓜果而授之是視人軀命同于瓜果也人何勸哉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鑑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帝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今顧望兩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召見其使優詔勞之京師平欲詔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贊諫曰大難始平疲瘵之甿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益事有先後義有輕重今之先務宜遣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飾郊邱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儀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所當先者也宮室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宜後者也天下固多褒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密諭渾瑊資遣贊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相授中書舍人母韋氏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至京師俄宅憂客居東都諸賜遺皆不受帝復詔中人護喪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爲興改容慰撫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偏諳多士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才求貴廣考課貴精故能獲多士之用帝雖是之然竟

追前詔不行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統制不一乃上陳其弊一曰措置乖方二曰課責虧度三曰財匱于兵衆四曰力分于將多五曰怨生于不均六曰機失于遙制因請罷四方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一以本道衣廩貢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一詔度支市牛繕器以給至者并口糧種子勸之播蒔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然後建文武大臣一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兵屬之一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通靈夏兵屬之一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兵屬之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揀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帝雖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爭之不聽延齡虛張羨餘以利惑上上信寵之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端帝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諭旨刺史薛延慰勞韋皐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初帝惡李楚琳不已及至鳳翔謂贄曰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曰如此則事同脇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咸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

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邦而長姦邪也貞元八年關東江南淮西皆大水贊請遣使鎮撫上以淮西闕貢賦不必遣贊曰昔秦晉仇敵穆公猶賑其饑況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其進說于君雖艱難顛沛中一以道義爲歸而不敢苟類如此方贊入翰林時年尚少其在奉天也朝夕進見小心精愼帝親倚之嘗以輩行呼而不名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從幸山南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色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盡言極論或規其太過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卹既放荒遠常閭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子簡禮登進士累辟使府

德宗患財用不充始括商錢已而間架除陌權鹽稅茶羨餘進奉言利之臣紛紛四起至官市極矣斂怨黷禍身遭困辱會不知瓊林大盈非弭亂之物而適爲釀亂之資也然德宗之病尤在以聰明强察自用而不推誠以任人夫以人主之尊嚴卑賤末僚驟陳說于左右其畏縮拙訥常情類然假以辭色誘之使言猶恐其不盡也況以威折之哉唐書段平仲爲監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嗜酒敢言見羣臣畏德宗苛察
常曰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爲循默耳使我得
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擇御史郎官開倉賑卹
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被選同入對粗陳賑卹事
帝察其意有所斎以歸在側未言事訖平仲方獨進
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語詞氣甚厲平仲錯
牾不得言帝愈怒叱去之倉惶出向幄後歸趨降招
之乃得去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史臣謂德宗
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爲聰明而治愈疎平仲一見蒼
黃失對而猶以取名者下知所職而上失其所以爲
上也宣公謂帝不能受言皆此類也以宣公之忠誠
懇惻少相倚仗追隨于患難之中猶且恨其言之切
直銜之不置卒竄斥以死而讒佞之入則甘之如飴
如此而欲使疎遬之士進盡忠言不亦難哉貞元八
年贊與趙憬同平章事帝嘗使人諭贊要重之事勿
對憬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諭以苗晉卿往年攝
政有不臣之語不欲明行斥逐宜各除外官此種舉
動皆世主所爲機智權術得馭下之法而臣子之所
樂聞于人主以爲受知獨深而委任獨專者宣公不
以爲然上疏曰昨臣所奏唯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
委曲防護是于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
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古者尊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于朝刑人于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信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凡屬譖訴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于中傷懼于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防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奸莫此爲甚是洵賢者光明正大之言後世少聞此議論也

司徒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力學通究六經深旨善屬文擢進士辟嚴震山南從事貞元初入爲庫部郎中遷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頔坐事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史漏言疊二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卽其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相倚爲奸四方資餉奔委杜佑鄭絪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令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贓敗帝心善餘慶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道諸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徼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放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

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
每朝會朱紫滿廷品服太濫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
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
歸之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前事乃詔爲詳定餘慶
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楊嗣復等爲判官凡增損儀規號
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
公兼判國子祭酒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
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
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
一月奉料爲賵襚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
賙所親拯濟困急而自奉廳隘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
侈僕妾者吾鄙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
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
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
命餘慶必誡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
餘慶不屑也奏議類用古語人訾其不適時子澣博學敢
言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
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戶部尚書召未拜卒贈尚書右僕
射

唐宰相以儒術顯者楊綰之外推兩鄭公以覃之清
正淳篤而不免于牛李之排詆者以善李文饒故也
覃鄭州滎澤人經術該深元和中爲諫議大夫疏罷

中官五人爲和糴使相文宗每進對開導善意多所
勸替常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祿廩比王府官不喜
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文人多佻薄南北朝
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帝嘗與論詩工否覃曰孔
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
以九經刊謬相沿博士淺陋不能正乃表周墀張次
宗等共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後世法　當德
宗時有柳渾字夷曠早孤十餘歲時有巫告曰兒相
天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
教爲異術不如速死學愈篤朱泚亂匿終南山賊素
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
步至奉天貞元三年同平章事帝嘗親擇吏宰畿邑
稱職召宰相語皆賀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
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擇京兆尹尹擇令非陛下
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白志貞除觀察渾奏志
貞興小史不當超劇職會渾移疾卽日詔用貞疾間
因乞骸骨宰相張延賞嫉渾守正使人謂曰明公舊
德第愼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
斷舌不可禁卒爲所擠既罷置酒召故人出遊酣飲
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閽門奉朝請
嘆曰吾等視柳宜城眞拘俗之人哉屢辨冤獄抑權
勢而料李元平必敗吐蕃必劫盟尤有深識　憲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朝韋表微有名譽人比之衛玠擢進士第授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所共嗜吾年五十矣拭鏡擲白眢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會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其志如此表微好春秋病諸儒拘固是非紛然乃著三傳總例二十卷完會經趣又以學者薄師道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穆宗立荒于游畋貝州崔廓爲諫大夫進諫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于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畜積俱空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閒當請益鄭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遷禮部侍郎數出爲觀察使所蒞皆有善政遷檢校禮部尚書崔氏四世同爨一門孝友爲士族法　時柳氏自公綽仲郢玭三世皆以禮法教家稱于士林其訓子孫謂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然柳氏家法以嚴爲本其居官亦大抵尚嚴　高重字文明士廉五代孫文宗時翰林侍講學士帝好左氏春秋爲著春秋纂要四十卷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事親

以孝聞歷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與路隋共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唐名臣于經傳少所撰述此爲最著云

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也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爲宣武節度使董晉推官晉卒汴軍亂往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復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時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復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候來年坐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愈直之再貶封溪尉復爲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愈奏言淮西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裴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謂上古佛教未入享國長久至于近世事佛漸謹年代漸促帝大怒將抵以死崔羣等力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僉曰鱷魚爲患乃爲文告

之是夕暴風震雷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改袁州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七百餘人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圍神策軍將牛元翼詔愈宣撫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愈曉以逆順軍士皆讙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乃出元翼之圍轉吏部侍郎愈性明銳與人交始終不少變凡內外親及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服期以報自魏晉以來儒者半雜釋老無拒屏異端之說惟愈力排之其所論著謂孟氏闢楊墨功不在禹下苟與楊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皆見道之言非誦述之儒所及長慶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曲江劉軻字希仁少好學博通經傳精儒業常謂忠信篤敬可行蠻貊當愼守之志慕孟子故以命名著翼孟三卷愛羅浮之勝築室其中時有壽春楊生寓羅浮軻從之講授春秋精研者數年乃作三傳指要十五卷元和初復入匡廬躬畊樵以自給後登進士歷史館有文名白樂天雅重之爲作記扶風馬植累薦于朝稱爲韓愈流亞云其上執政書所言皆當世切務中及宦官預揆立功漸不可長尤爲幾先之哲可以觀所學矣終洺州刺史

韓公三上宰相書論者嫌其自媒吾觀江陵項氏言唐時風俗士子造王公大人之門奉幣刺再拜謁典客投其文如是而不問則至再如是而又不問則或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執贄馬前自贊上謁乃知當時習俗如此及讀潮州
謝表其哀鳴之情尤有甚焉者至謂東巡泰山奏功
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此與司馬長卿進封禪書
何異韓公剛方鯁直非苟爲詭隨者豈亦習于流俗
乎抑恃其素行可以自信亦足以取信于人自以乞
憐君父之前不爲諂屈向使出他人之口有曲爲之
諒者乎窮達固有命豈嶺海之地能死人哉後世評
史者謂公文人而列文苑而其徒張籍亦責公喜博
簺及爲駁雜戲謔之說議論好勝人公雖強辨然籍
之言不可謂非忠告之言也雖然賢者固未可測矣
韓公學問深識見大剛明果銳之才又足以任事視

向學大寒拾薪自炙以讀書夜無然膏默念所記遂通六
經之旨舉進士就禮部試故事吏唱名乃入戴恥之曰非
待士之禮也明日徑返江東隱于陽羨里陽羨民有爭鬬
不決不之官而詣戴以辨無不心折而去所論著數百篇
皆本于道義常惡元白詩纖豔不返而世競重之乃集詩
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益自元和中元稹
與白居易齊名所作豔詩往往播諸樂府穆宗在東宮妃
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慕之者所在摹倣號元和
體雖樂天清高不以是累或原其意以爲譎諷之流然惑
溺心志非古風雅之正義也故戴深非之云平盧節度使
王彥威表爲巡官彥威太原人初爲太常博士著曲臺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禮三十卷文宗朝爲節度使特重畿府遷還洛陽卒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李公之行已有恥可謂有所不爲矣苟試之事其可以有爲可知也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雖氷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皆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姦非所以求忠直也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言主司取士多不能考實徒峻其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雖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摘其辭此語可爲知者道也宋沿唐例當時亦屢以爲譏嘲而卒不能改至賈似道當國欲制東南士心更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令鄉鄰結勘于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後皆因之唐時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元輿謂脂燭自將蓋謂此自明改場屋舊制禁令更煩密士子狼狽者十日飲食不充坐卧不安風雪之所侵寒溼之所薄苟非强壯易至感疾其爲輕賤尤不勝言以爲如此備試則妍媸畢照矣然揣摹剽竊濫竽偏多而理學經濟遺珠不少則又何也得非如李公揆所云考實之難乎夫窮經致用非爲立言以言取人固已疎矣而觀其言者又不足以知言則何以得天下之士乎唐制官人非一途故得人稱最盛時重門閥世祿之

家無不仕宦至于宗室選授更多然以李公之力學高行而淪棄以老兒遠方寒士讀書談道以樂其志而不求聞達者乎先王選造之典不行于後世所言非所行所用非所學士之湮沒而不遇者可勝道哉盛唐名士劉迅字捷卿者史官劉知幾之子亦高尚不仕時比之王叔度知幾有良史才世受史職而迅獨好經學天寶初李華蕭穎士名擅一時謂之蕭李李華所推者惟元魯山穎士及迅他人不與也作三賢論曰德秀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諸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又曰迅述禮易書詩春秋爲古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蓋唐代諸儒傳經大抵皆遵漢魏鄭服王何之說少所論著迅獨能探索六經可謂篤志之士惜其書之不傳及讀宋王應麟考異所記謂迅作六說以繼六經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凡八十九章以擬尚書取房中歌至後庭鬬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此則不可以說經也漢人樂府自李延年變新聲元成之世五侯驕侈雜採里巷詞謠播之絃管淫哇鄙褻之句盡爲樂府遂成風流不可復止自魏晉以至李唐文人學士繪聲描影窮工極巧務盡藝狎之情態以爲快且從而爲之辭曰詩本言情三百篇不諱言

情也夫正大之詞難以動聽而豔冶之言易于悅耳中人之性大率皆然重以才人之筆鼓舞而播揚之其不惑溺心志率天下而流于邪僻者幾希矣夫亟世立教縱勸百諷一作者之旨固自在也嗚呼此考亭夫子之詩傳與漢儒毛公之小序所以辨爭數百年而不決歟元白詩雖纖豔未若六朝樂府鄙褻之甚也而李公深懲其失其爲世道人心憂豈淺哉

宋儒附

崔清獻公名與之字正子廣之增城人少孤貧刻苦向學紹熙間以太學生登進士乙科起家潭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賓州提點廣西路刑獄兼提舉河渠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直寶謨閣帥淮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大府少卿召入除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修撰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權四川宣撫使尋授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召力辭歸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湖南帥辭不赴遂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復除崇猷閣學士江西帥再辭疏乞致仕端平除吏部尚書不起以端明殿學士提舉鴻福宮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事定召拜參知政事辭不起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前後十三疏固辭嘉熙戊戌始得請己亥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與宰

臣恩例十一月以疾卒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謚清獻爵南海郡開國公公之初宰新城也値歲祲而軍需亟公設法勸課力去宿弊民爭應之供億無虧而民不擾當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以爲法判邕州未赴特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竟之本任識者知公急病讓夷不擇祿而仕也邕守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爲亂時公方攝賓陽聞變亟歸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郡賴以安擢賓守年餘除廣西提刑以嶺右去天遠官吏任情摧剝民不聊生視事日首榜所屬明示要束一曰獄囚充斥二曰鞫勘不法三曰死囚冤枉四曰贓物供攤五曰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騷擾七曰催科泛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吏奸民瘼纖悉畢載號令明肅觀者懼焉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污之徒有望風解綬去者郡守高惟肖梓其榜行世名嶺海便民榜珠崖四州在海外軺車所不到公扁舟徑渡自春徂冬往反數千里形容猥悴鬢毛悉斑所至閭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爲之罷行聽之乃去幽枉之民遮車赴愬駢肩纍迹于道瓊人刻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嘉定七年金南遷汴朝議疑其進迫命安撫淮東公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既至揚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覺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犯淮西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邊之民賴以自固揚州兵久不練以月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浙東饑流民渡江公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不堪叛入弋陽湖公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公移書宰相謂自昔招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而宰相欲邀邊功諸將皆懷僥倖不聽都統劉琯承密劄取泗州全軍覆沒公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郭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于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奈何金人入境宰相三遣公書俾議和公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何區處山東諸酋若何措置蕭牆之禍自此起也比因繆將喪師辱國憤恨廢寢食心氣大作不任應酬乞別差通敏者以任和議之責自劉琯敗亟修守戰備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公上言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未必疾馳往救東帥亦未必疾馳以救西淮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議遂寢召爲祕書監入朝疏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更爲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

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人聽言必行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事之利害必有實見而後可以獨斷願于用人聽言之際一付公論又奏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規模之不定臣昨乘障五年力持守禦一說始終不變毀言日至不遑卹也有爲進取之說者臣知其必不利有爲和議之說者臣亦斷以爲不可行既而竟如所料今敵退三閱月朝廷幸目前之暫安浸不經意邊臣日上平安之報而不言禦備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聳必有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安撫等帥凡官軍民兵米麥草料城池關隘戰守器具逐一開具核實遇風塵之警若何捍禦若何應援若何制勝一一具申商確庶幾預爲之圖毋致臨期誤事時論謂直言爲好名公奏人才國之元氣進退消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壽其脈有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于公朝而隱憂于私室不敢明告于君父之前而竊議于朋友之間非盛世之所宜有也嘉定十三年成都帥以黷貨爲叛卒所逐蜀大擾出知成都本路安撫使疏奏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疴癢皆切于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螻蟻無援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不相屬大小不

粵雅堂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相孚以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利害非輕比至開誠布公軍民帖服先是軍政無紀戎帥不協以致屢衂公戒以同心體國之義自是軍政始立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謄榜諭陝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敵計遂絀成都灘瀨險遠難于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出府錢以助糴本多積米于沔州倉以備不虞初至庫錢僅萬餘緡後至數十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以疾丐歸蜀人德之肖像于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卉名三賢祠時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遂大入公再爲臨邊金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曰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蓋素志也

理宗之既立也固辭朝命疏乞致仕廣州推鋒軍遠戍建康四年歸未踰嶺留戍江西又四年所戰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郡守宵遁官吏羣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叛卒望之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首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據端州以自固朝議授公廣東經畧按撫使兼知廣州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窮慼乞降誅其桀黠而分隸降卒于諸州帝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帝知不可强乃訪以政事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于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于此矣陛下厲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于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如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將柄用相繼而去至于敢諫之臣忠于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于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于上而權柄潛移于下矣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蚤緣者就不乘間伺隙以求所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于親暱而難于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于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乎帝覽奏嘉歎及疾篤遺表以奏畧曰事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儻戒

謹之意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益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托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于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四裔盛衰之勢而防于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旁故凡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生靈之福臨終猶取王文正邵康節之言合而書之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益絶筆也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家大西題其集之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益精義之學得之聖賢故不少貶其節而精勤謹愼歷仕四十餘年未嘗一玷彈墨其忠誠孚于上下如此公喜獎拔後進而不可干以私其姊嘗爲子求宰臣恩例公曰官之賢否繫民休戚非可以私相爲賜竟不予戒子姪不許仕進親故倚勢妄作斥絶之終身不齒子叔似納婦有資奩田六百畝命歸之初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蜀將歸舉羨餘三千萬緡付有司以濟邊用行至蜀口四路制領例以奇玉美錦來獻謂之大送悉却之後帥廣所得月廩錢一萬二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辭不受客有問者公答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乎聞者歎服公在蜀度劒閣題詞曰萬里雲間戍立馬劒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泣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却一身閒蒲澗清泉白石庾嶺綠陰青子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廣人以公有清泉白石之句謂公所寄意也鐫之于蒲澗寺復肖公像與曲

儒生而具撥亂濟世之才者于漢則盧尚書植唐則陸宣公贄宋則崔清獻公其忠誠許國不避艱險事業之正大光明亦足相伯仲宋儒中眞西山先生于崔公同時西山經濟之志亦與崔公等西山深許公及載宋儒以朱史不列公于道學儒林故特補之以俟後之論定又不獨爲吾廣表彰也讀公遺表一篇公之學可識矣豈必解經輯傳而後謂之儒哉至于不事理宗則千載一人固非過許予閱公全集得蒲陽宋端儀先生之論特深知公故錄之其言曰宋至

粵雅堂校刊

寧宗元日强金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
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而繼統正傳受明民彝物
則固自若也奈黯后權臣相倚爲姦利子玷廢而理
宗立旋又擠玷于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
爲精神氣脈者至是斲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
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確知其不可而嘆息痛
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求無怍于心而扶植乎
人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
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
露諸言論人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
形迹是以淹淹三百餘年其事猶晦昧弗彰夫君子
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其意張子房始
終爲韓之心楊龜山始得之勿謂古人心術卒不可
見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撰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
有在于是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益公嘉定末
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復召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
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起值權鋒軍士作亂薄
廣城公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
謝閽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而帥臣六閱
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至十三
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
公爲弒君者所立公弟叔肸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自古豈有倫紀晦蝕之人而可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哉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于近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爲衛武公之九十八相文彦博之八十平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功名于晚節邪惟其心有不安故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者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皆淺乎哉知公也予更定公集因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于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道云宋公宏治朝人仕廣東僉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正學續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康熙庚午先生發解之年小子遊泮之年也讀先生墨卷卒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知先生躬行實學發爲文章正學嫡派實在先生積想三十年而竟未遑拜謁徒勞饑渴而已歲癸卯以試事之羊城寓戴山故人家見白沙語錄係先生重訂益嘆先生以斯道自任繼往開來又見一斑矣時周子語余曰先生白沙後身也汝知之乎余曰余之慕先生者已在三十年前因誦夫子德不孤之語彼此欣賞者彌日越宿訪先生族子和敏公于高第悉先生隱居抱道著作滿家乙巳春買舟謁訪見其三世一堂麟趾麟定古道照人歡作平原十日詩云飽我以德非先生之謂乎歸錫佳章種種其正學續後復承先生擲教小子深幸

典刑在望大道伊邇是書不獨爲漢唐諸儒功臣實孔氏
功臣也爰繫以辭以識夙願云云

道之大原出于天仲尼正學垂萬年六籍暴秦慘銷烟漢
唐兩朝賴有傳當年若是無仔肩闢閩濂洛亦徒然有明
獨闕痛殘編先生搜羅喜珠聯洙泗流派識後先辰宿列
張燦簡篇白沙芳躅在目前雍朝即獻雲錦箋小子口誦
心流連津梁在望利涉川

門人何溶謹識

具見阮通志及新寧縣志道光朝從祀郡縣學鄉賢是書
以漢唐諸儒學統相承未嘗中絕因搜討史乘自漢至唐
編傳二十有七贅以已見而因以名焉文中子隋書無傳
則以司馬温公撰傳補之不及宋儒以宋史不列吾粤崔
清獻於道學儒林特補以附焉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其後
雖錯出紛歧而大抵淵源有自唯宋儒則以義理相尚似
諸儒粗而宋學精然不明訓詁義理何自而知概用詆排
視猶土苴未免既成大輅追斥椎輪得濟迷川遽焚寶筏
紀文達謂易之象數詩之小序春秋之三傳或親見聖人
或去古未遠經師授受端緒分明宋儒曰漢以來人皆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知吾以理知之也其語亦太俳矣縱如程子所謂得不傳之學亦祇於遺經之中古無理學經學而已矣顧寧人亦謂經學卽理學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若漢唐諸儒則皆湛深經術者也輒言道喪千載夫誰信之至文中子隋書無傳後遂有疑爲子虛烏有者東皐雜鈔乃謂其門人極推崇之意必別立世家如史記之於孔子而又無此體故並此不書殆未必然然既灼有其人且其生平原無愧於諸儒固當補入若崔清獻其生平固無愧於宋史道學儒林諸子黃梨洲謂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一時如顧寧人湯文正徐健菴朱竹垞均同此議宋史不列清獻於道學儒林原無損於清獻道光朝陸宣公業已從祀孔庭固非唐書儒學傳中人也而是書之體例則當如此矣道光戊申中秋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847
2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嶺南遺書』　請求記号 847-236

ガラス使用